

論歸有光詩中的海戰書寫—— 兼述其古文中的禦寇思想

顏智英*

摘 要

本文針對歸有光 24 首與抗倭海戰相關的詩篇作深入的探討，以溯源頭、觀流變的研究方式，具體見出歸有光海戰詩以「百姓視角」所書寫的黎民苦難，大別於「戰士視角」下偏重戰士形象、心境與勝利凱歌的書寫內涵，在宋元明海戰詩中顯得獨樹一幟。其詩雖亦有對海戰英雄（任環）的形塑，但他更側重書寫任環關愛百姓的英雄特質，此外，他有更多詩篇抒發戰爭結果中人民遭受倭寇燒掠、有司催科的痛苦悲歌，以及戰後對官員怯懦無能的諷刺與對當局招撫倭寇政策不當的批評，對於觀察明代海戰詩學方面具有極重要的參考與補充價值。同時，為了補充有光詩中關於禦倭策略的不足，本文一併討論了其古文中的禦寇思想。再者，由於有光海戰詩多方面地投射出他內在的深層心理，因而研究其海戰詩書寫，遂成為探索其心靈世界的另一極佳取徑。

關鍵詞：海戰書寫、歸有光、明詩、明代散文、倭寇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副教授。

A Study on Gui Youguang's Poems Concerning the Sea Battling -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Thoughts about Resisting Japanese Pirates of Gui's Proses

Yan Jy-Ing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origi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of 24 pieces of Gui Youguang's poems about the sea battling with Japanese pirates. Our observation indicated that Gui's poems emphasized on the hardship and sorrow experienced by the local fol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eneral people rather than the perspective of a warrior. Therefore his poems were unique compared to the poems generated at the same time frame that emphasized more on the heroic image, personal opinion or victory of the warrior. For instance, he wrote about the sea-battling image for one of the heroes – Ren Huan, however, he emphasized more on how Ren Huan took care of the folks. He had also written a lot more poems to illustrate the humanitarian, economical, and 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wars. Besides the criticism on the spineless and incompetent of the local officers, he had also appraised the improper policy on soliciting Japanese pirates in his poems and provided concrete proposals about resisting Japanese pirates in his proses. His compositions serve as some important evidence in the study of sea-battling poems in Ming dynasty. We had also studied the thoughts about resisting Japanese in his writings to compensate the weakness about the strategy from his poems. Gui is a writer who reflected his inner thoughts in his writing. Therefore, studying his poems became one of the ways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Sea Battling writing, Gui Youguan, Poems of the Ming dynasty, Proses of the Ming dynasty, Japanese pirates

論歸有光詩中的海戰書寫—— 兼述其古文中的禦寇思想

顏智英

一、前言

從中國古典詩歌中關於海戰書寫的發展軌跡來看，唐詩中雖有如李白〈司馬將軍歌〉中「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¹的海戰畫面描寫，卻只是以海中「長鯨」譬喻亂臣賊子的滅敵想像，而非對某一戰爭事件的紀實。至於文天祥之前的宋代詩人，如詩多詠海的蘇軾，其〈送馮判官之昌國〉：「斬蛟將軍飛上天，十年海水生紅烟。驚濤怒浪盡壁立，樓櫓萬艘屯戰船」²，詩中雖有提及戰船，但僅著重於海軍聲威的誇飾，非實寫某一戰爭場景；又如豪氣干雲的陸游，其航海詩中也只是記錄自己「穩駕滄溟萬斛舟」(〈感昔〉)³、「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⁴等搭乘戰船的航海經驗，或是以「赤手騎怒鯨，橫身當渴龍」(〈我夢〉)⁵等征戰海族之夢境來表現其意欲抗金殺敵的宿願，亦非真實的海戰書寫。

真正在詩中書寫海戰的開山始祖為文天祥，廖肇亨先生更進一步指出：文天祥〈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一詩開創了海戰書寫的主題，可說是「中國海戰詩歌的濫觴」。⁶到了元明詩中，儘管在海戰書寫的特徵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與轉變，然而其書寫視角卻仍維持著文天祥該

¹ 清·清聖祖：《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163，頁1694。

²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48，頁2667。

³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59，頁3399。

⁴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8，頁619。

⁵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20，頁1573。

⁶ 廖肇亨：〈浪裏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收入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中國文學研究》第11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頁285。

詩「戰士視角」的觀看，多聚焦在作戰戰士的戰況、形象與心境描寫；因此，明代詩人歸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開甫，別號震川，又號項脊生，學者稱為震川先生，蘇州府崑山縣人）的海戰詩，能採取另一種「百姓視角」，更多地關注到百姓在戰爭中的遭遇與苦難，就顯得獨樹一幟，格外引人注目，揆其原因，主要與其為在野文士的身分有關。可惜，目前學界對明代海戰詩的研究，多聚焦在武將（如俞大猷、戚繼光等）、兼與軍務擘畫的文士（如徐渭等）等較偏向戰士書寫的作品⁷，因此，為補明代海戰詩研究之闕漏，本文擬針對歸有光 24 首與抗倭海戰相關的詩篇作深入的探討，以溯源頭、觀流變的研究方式，具體抉發歸詩的特色與價值所在，期能對明代海戰詩研究略作補充性的貢獻；同時，在論述「戰後的反省批評」一節中，為了補充歸有光詩作關於禦倭策略的不足，不得不由古文藉用材料，因此，將一併討論歸氏古文中的禦寇思想。

二、元明詩中的「戰士視角」與「百姓視角」

如前所述，海戰詩濫觴於文天祥〈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一詩，該詩後半段有云：

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睹。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鷗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茲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惟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

⁷ 詳參廖肇亨：〈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明代研究》16（2011.6），頁 29-56；以及廖肇亨：〈浪裏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收入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中國文學研究》第 11 輯，頁 285-314。

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⁸

儘管學者朱雙一認為海戰詩的開創之作當屬明代俞大猷的〈舟師〉，且謂「在此之前，……這樣直接描寫海戰的，似乎很難找到先例」⁹，然而，若細繹上述文天祥一詩，不僅是對宋元崖山戰役之歷史事件的實錄，而且其中「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描寫了海戰時的激烈戰況；「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茲船在」，描寫了海戰後宋軍大敗的慘烈結果；再以「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鼾睡聲。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釃酒人人喜」等對比性的描寫，刻劃出海戰後元軍大勝、在戰船上狂歡、安睡的愉悅與自得。凡此皆是對海上戰爭場景直接而具體的勾勒。詩末，作者還藉「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等一己形象表達身困敵營、親睹此「海上大戰」卻無法有所作為的痛苦、壓抑、激憤等情緒；以及「我欲借劍斬佞臣」之對時局的反省與奸佞當道的不滿。由此可知，文天祥此詩實足以稱為海戰詩的開山之作，朱氏之言實宜再加商榷。

文天祥海戰詩中這種以元軍為他者，對海上戰爭場景作真實描寫，側重戰敗結果的書寫與詠懷，並對戰爭行為加以反省等海戰書寫的特質，到了元詩，則有進一步的發展與轉變。由於時代背景的改變，元時倭寇開始侵擾東南沿海，因此，元代海戰詩雖仍維持文天祥詩中「戰士視角」的觀看方式，但詩中的他者卻已由元軍改為日本海盜；且在民族主義的驅使下，詩人較少書寫戰敗的結果，而多發為戰勝的凱歌；同時，在凱歌聲中多偏向對抗倭戰士英勇形象的塑造，較少對戰爭場景的實繪；又因多作凱歌，對戰後的反省遂較少著墨。如許有壬〈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中的一首歌：

沙蕪飛渡星月蒙，順流霆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趨獨松，趙孤銜壁吳山空。萬邦玉帛四海同，台司兩轄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蒙衝。¹⁰

藉由對曹南忠宣王卓越戰功的敘寫，並以「倭奴」作為反面的陪襯烘托，來塑造此

⁸ 宋·文天祥：《指南後錄》，卷1，《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頁349-350。

⁹ 朱雙一：《閩臺文學的文化親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30。

¹⁰ 元·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第1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卷49〈碑志〉，頁5。

征倭戰士英雄的英勇形象；但這首詩並未具體描寫征倭戰事，對剿倭英雄形象刻畫得也不夠鮮明，下列兩首書寫「完者禿元帥」¹¹的詩對於戰士英雄的形塑則較為具象生動：

勇略經千載，威聲落萬夫。虎紋橫赤頰，犀骨貫霜顱。海盜清旗幟，倭人誓畫圖。鯨鯢今縱恣，風浪滿江湖。¹²

日本狂奴擾浙東，將軍聞變氣如虹。沙頭列陣烽煙黑，夜半鏖兵海水紅。虜箠按歌吹落月，羈縻盛酒醉西風。何時盡伐南山竹，細寫當年殺賊功。¹³

上述二詩，關於海上爭戰場景的實繪，前首付之闕如，後首則僅有「沙頭列陣烽煙黑，夜半鏖兵海水紅」二句而已；二詩描繪的重點皆在剿倭的戰士英雄「完者禿元帥」的形塑上：前者從他的虎犀般面相以及令倭人害怕的對待戰俘方式（為戰俘畫圖像，建犯罪檔案）寫其勝過萬夫的勇略與威名；後者則聚焦於英雄戰功的彪炳以及戰勝後的自得情狀（漆倭寇頭顱為飲器）寫其氣如貫虹的英勇蓋世。詩人從「戰士」的面相、敵人反應、戰功、戰後自得等多種面向書寫剿倭英雄，十分具體豐富。

與元代相較，明代海戰詩雖仍以倭寇為主要他者¹⁴，亦多書寫勝利的凱歌，且

¹¹ 元代名為完者禿者有兩人，一是高麗世子，如明·宋濂《元史》所云：「六月，高麗世子完者禿訴取其印，遣平章政事買闕往諭高麗王，俾還之」（臺北：鼎文書局，1997，卷30〈本紀第三十·泰定帝二〉，頁687）；另一是孫侯的第四子，如元·吳澄〈大元中大夫益都般陽等處路陶金總管孫侯墓志銘〉所云：「侯娶祖繼李，男五，長帖木赤蚤喪，次楨銓，蔭父職。次伯帖木兒，次完者禿，……」（《吳文正集》，《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326冊，卷80，頁9）。學者張哲俊認為下列兩首詩題中所提及的「完者禿」、「完者都」當為同一人，且皆指上述兩人中的後者。詳參氏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179-180。

¹² 元·張憲：〈懷完者禿元帥〉，《玉筍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初集第2265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8，頁115。

¹³ 元·納新：〈送慈上人歸雪竇追挽浙東完者都元帥二首〉其一，《金臺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第173冊，卷1，頁32。

¹⁴ 就明清海戰詩歌發展言，主要集中於兩個時期：一是嘉靖時期的靖海抗倭詩，一是明鄭渡海來臺時期。前者的敵人是倭寇，後者主要記述與女真人武裝抗爭的過程，正是「北虜南倭」的具體呈現。以上論述詳參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2008.3），頁52。本文論述的範疇，僅止於嘉靖抗倭詩，不擬討論明鄭渡海來臺詩。

對戰後的反省著墨不多，但由於明代的倭患更烈，武臣多能作詩¹⁵，文人談兵之風盛行¹⁶，在作者泰半為親臨抗倭海戰的武將（包括文人領兵），或兼與軍務擘畫的文人之下，雖亦承繼傳統以「戰士視角」為主的觀看方式，但篇什更形繁盛，書寫的內容與面向也更趨細膩、多樣。其中有繼承元詩對抗倭戰士英雄之形塑者，如俞大猷〈贈武河湯將軍擢鎮狼山短歌行〉：「蛟川見君蛩然喜，虎頭猿臂一男子。三尺雕弓丈八矛，目底倭奴若蚍蜉」、「君騎五龍馬，我控連錢驄。時時戈艇載左馘，歲歲獻俘滿千百」、「大江之南嶺海表，君如文豹初置蟠。拔劍畫地指白日，蛟騰鵬舉共飛翻。三濫九龍跨海征，天地震怒神鬼泣」¹⁷，讚美湯將軍抗倭海戰時威猛非凡的形貌與輝煌的滅倭戰績；又其〈提師海上聞丁爾寶榮遷因想諸君同升之盛〉：「將軍號令如雷迅，震起群龍躍九淵」¹⁸，以比喻手法誇張丁爾寶將軍號令之威，足使倭寇心碎膽裂；再如徐渭〈凱歌二首贈參將戚公〉之一：「戰罷親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並作秋風一道歸」¹⁹，則突出福建南塘之戰「戰罷」後，戚繼光海上看日出的悠閒形象與凱旋戰士橫空千丈的「殺氣」未消、鬥志高昂，以塑造戚繼光的沉雄氣度與善於帶兵。

另有對元詩內涵的開拓之處，其一，寫明代將士戰前的自信，如唐順之〈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其四：「水軍隊隊黃頭郎，迎潮直上凌扶桑。已知海若先清道，萬里滄波定不揚」，其五：「海上秋高朝氣清，營中賈勇競先鳴。疊嶼亂翻旌幟影，驚濤盡作鼓鼙聲」²⁰展現出湯將軍抗倭部隊海戰前昂揚的自信與氣勢；又如俞大猷〈詠海舟睡卒〉：「日月雙懸照九天，金塘山迴亦燕然。橫戈息力潮頭夢，銳氣明朝

¹⁵ 參廖肇亨：〈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頁 31。

¹⁶ 參馮玉榮：〈晚明幾社文人論兵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2004），頁 155-160；以及趙園：〈談兵〉，《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79-161。

¹⁷ 明·俞大猷撰，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正氣堂全集·餘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卷 1，頁 691。

¹⁸ 明·俞大猷撰，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正氣堂全集·餘集》，卷 1，頁 686。

¹⁹ 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11，頁 343。

²⁰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 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3，頁 63。

破虜間」²¹以俞家軍在金山衛戰艦上枕戈待旦、蓄勢待發的新穎角度，展現戰士們抗倭海戰前夕的殺氣與自信。其二，對明軍戰前「軟戰力」²²的分析，如唐順之〈自乍浦下海至舟山入舟風惡四鼓發舟風恬日霽波面如鏡舟人以為海上罕遇是日行六百五十餘里〉：「閩卒精風候，吳兒慣水嬉」²³，指出福建的士卒精於風候，而江浙的水軍熟習水性，皆具備了優良的海戰條件。其三，寫海戰過程的慘烈，如唐順之〈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其六：「沉船斬馘海為羶，潭底潛蛟噴血涎。髑髏帶箭逐波去，可道孫恩是水仙」²⁴，描繪戰船瞬間沉入海底、膿血泛海、骷髏隨波的海戰場景²⁵，比邊塞詩中血流成河、馬翻人倒的廝殺場面還令人驚心駭目。其四，寫明軍戰勝後的自得之狀，如俞大猷〈舟師〉：「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雲霧須臾淨，天外旌旗上下衝。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景裡歸篷近，背水陣奇戰士功」²⁶，不僅以宏偉的意象表現出舟師鎮守東海之雄姿，更以舟師摧毀倭巢、戰事告捷後，共同高唱凱歌的歡樂場景的細緻描繪，寫出舟師戰士建立奇功後的自得之狀。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海戰詩雖然展現出內容多樣化的特徵，卻仍偏於「戰士」的立場觀看，仍多戰士英雄勇猛形象與告捷凱歌的書寫，較少從普羅大眾的「百姓」視角為人民發聲；同時，對於戰後的反省與建言亦極少見，即便有之，也僅是一筆帶過，如徐渭〈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龜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一詩，僅以「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²⁷二句委婉地表達其招撫的禦倭主張而已。然而，在此明代海戰詩多聚焦戰士、戰事的書寫潮流中，歸有光卻能突破傳統視角，轉而關注百姓在抗倭海戰中所受到的苦難，並從人民角度出發對整個海戰

²¹ 明·俞大猷撰，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正氣堂全集·餘集》，卷1，頁686。

²² 「軟戰力」是相對於傳統邊塞詩中將士長於騎馬射箭、身手矯健雄壯之「剛硬戰鬥力」而言，側重在水軍的精通風候、諳習水性等新視角。參張慧瓊：〈論唐順之的邊防詩〉，《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2011.12），頁48。

²³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卷4，頁68。

²⁴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卷3，頁63。

²⁵ 參張慧瓊：〈論唐順之的邊防詩〉，頁47。

²⁶ 明·俞大猷：《正氣堂集·續集》，卷2，頁599。

²⁷ 明·徐渭：《徐渭集》，卷4，頁65。

事件予以深切的針砭與反省；即便其海戰詩亦有繼承傳統書寫抗倭戰士之英雄形象者，然其筆下的戰士英雄，除了常見的勇氣、謀略、意志力之特質外，更具有關愛士卒、百姓的特殊形象。因此，歸有光海戰詩的視角與內涵在傳統及其同時期的海戰書寫中顯得獨樹一幟，對我們觀察明代海戰詩學方面，有重要的參考及補充價值。以下即分就海戰英雄的形塑、戰後百姓的悲歌、戰後的反省批評三方面，析論歸有光詩中海戰書寫的特質。

三、歸有光詩中海戰英雄的形塑

尼采曾指出：英雄偉人是能夠在生命大部分時間中展現意志的人，也就是具有強烈權力意志的人。²⁸至於卡蘿·皮爾森則認為：英雄不僅忍受痛苦，也保持對生命的熱愛、勇氣及關愛他人的能力。²⁹據此，英雄的特質主要包含了意志力、勇氣及關愛他人能力等。又，坎伯將英雄細分為戰士英雄、愛人英雄、國王或暴君英雄、救贖世界的英雄、聖徒英雄等類型，其中「戰士英雄」指的是斬殺龍怪和敵人等深具勇氣的人物，而「救贖英雄」則是指起來革命推翻暴君者，或如耶穌一般的救世人物，因其行為而使世界、國家、群眾免於死亡或受苦。³⁰由此可知，勇氣、意志力的表現是「戰士英雄」的主要特質，而關愛他人的表現則是「救贖英雄」的主要特質。在元明抗倭的海戰詩中，較多的是對「戰士英雄」個人勇氣的刻畫，而歸有光詩中，除了承繼傳統對「戰士英雄」勇氣的描繪外，還新增戰士謀略、意志力等特質的描寫，更可貴的是，歸氏以更多的篇幅書寫了抗倭戰士「救贖英雄」的形象，亦即聚焦其關愛他人能力的形塑，歸氏對英雄形塑的面向可謂更加多樣。更值得一

²⁸ 參 Eric Bentley, *The Cult of the Superman: A Study of the Idea of Heroism*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9), p.133.

²⁹ 參〔美〕卡蘿·皮爾森 (Carol S. Pearson) 著，徐慎恕、龔卓軍、朱侃如譯：《內在英雄 (The Hero Within)》(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0)，頁 145。

³⁰ 〔美〕喬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7)，頁 365-389。

提的是，這兩種英雄形象所描刻的對象都是同一個人物——任環，《明史》載：「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知黃平、沙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蘇州同知」³¹，嘉靖 33 年（1554），有光從安亭（在江蘇嘉定）提攜家人入崑山城避倭寇之難時，親睹任環的英雄作為，遂作詩歌頌之，以下即詳述其內容。

（一）戰士英雄：個人之勇氣、謀略、意志力

元明的抗倭海戰詩作，大多以激烈的海戰場面書寫，從嗅覺、視覺、聽覺等感官的誇飾來形塑抗倭英雄的過人勇氣，如前面所舉唐順之〈海上凱歌九首贈湯將軍〉其六：「沉船斬馘海為臙，潭底潛蛟噴血涎。骷髏帶箭逐波去，可道孫恩是水仙」，即由腥臙味（嗅覺）與血染大海、骷髏逐波（視覺）來誇飾海上死屍之多且動人心魄，極言湯將軍沉賊船、斬敵首的英勇氣概；又如俞大猷〈贈武河湯將軍擢鎮狼山短歌行〉：「拔劍畫地指白日，蛟騰鵬舉共飛翻。三濫九龍跨海征，天地震怒神鬼泣」，從聽覺上誇飾倭人跨海為寇的惡行連天地神鬼都為之震怒哭泣，從視覺上誇飾湯將軍拔劍抗倭的氣勢威猛如蛟騰鵬舉。

至於歸有光的海戰詩，則不見感官的誇飾描寫，僅以簡單的對比凸顯出英雄任環超越常人的勇氣，如：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注，獨控青駟滬瀆東。（〈海上紀事十四首〉之六）³²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眾尤堪恨，李廣無軍也自逃。（〈頌任公四首〉之二，《別集》卷 10，頁 523-524）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靜城闔，烟火連天豺虎嘖。忽駕迴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題周冕贈任別駕卷〉之二、三，《別集》卷 10，頁 521）

詩中並無激烈的海戰場景書寫，而是以龜縮城裏、不肯出兵的文武官軍，來對比敢

³¹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卷 205〈任環傳〉，頁 5419。

³²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10，頁 523。以下凡歸有光作品皆出此書，將隨文以括號注明卷數、頁碼，不另作注。

於親帶環甲、「輕身殺賊」的任環；以猖狂難禦的跳梁小丑（倭寇）³³，來對比、凸顯出任環以寡擊眾、駕趨海道的迎敵勇氣。有光並不著意在文字的修飾與鋪陳，而是以「李廣自逃」、「跳梁小丑」的比喻，簡潔地暗示其他將領的怯懦、敵寇的凶險狡猾與難以防禦，也因而更能鮮明對比出任環「獨控青驕（馬）」、出戰凶惡狡猾倭寇的英勇形象。

任環雖然不像戚繼光、俞大猷那麼知名，卻亦堪稱一位勇猛善戰的抗倭英雄。他不僅自幼飽讀詩書，少年時又拜師學武，勤練體魄，既善擊劍，且精騎射，當倭患日烈後，他便一心想盡己所能、擊退倭寇，《明史·任環傳》記載了他諸多豪勇擊寇的英雄事蹟：

倭患起，長吏不嫻兵革。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二年閏三月禦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遁去。尋犯太倉，環馳赴之。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創幾殆。宰夫捍環出，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裹瘡出海擊之。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倭剽掠厭，悉歸，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寬列兵守之。³⁴

由於當時的蘇州知府尚維持對於行軍布陣之事較不在行，其下屬各縣的指揮官又多耽於逸樂、不管民命，因此，深諳軍事又為人慷慨正派的任環願意「獨以身任」抗倭的重責，就顯得十分難能可貴。任環積極組織鄉勇民兵六千人，施以軍事訓練，發給刀矛、火銃、弓弩等武器，平日務農，倭寇來侵時即赴戰地，配合官軍作戰，於是，他一路領兵「奮前搏賊」、「裹瘡出海」、怒濤中「意氣彌厲」，在在表現出威猛退敵的英雄特質，能與有光詩中所敘相互印證。又有明·胡宗憲《籌海圖編》云：

³³ 明人喜以跳梁小丑（醜）描繪倭寇，如明太祖朱元璋〈倭扇行〉：「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干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見明·朱元璋撰，姚士觀等編校：《明太祖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19，頁221；又如明·皇甫汈〈海波平〉：「乘舟截險洪濤中，跳梁若蝶聚若蜂。……夜縱巨艦突蒙衝，浮海繫直奏虜功，兔窮鳥盡艱厥終」，見明·皇甫汈：《皇甫司勳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三集第339冊，卷9，頁5。倭寇狡猾而傲慢，依靠大海之險以逞凶，無疑為跳梁的小丑，但詩人認為：其以弱小的螳臂攻擊強大的天朝，終究如蜂蝶在浪上飛舞，與跳梁盤舞無異，最後必然會被殲滅蕩平、使大海復歸平靜的。

³⁴ 清·張廷玉等：《明史》，卷205〈任環傳〉，頁5418。

「(蕭)顯自嘉定循海而南，攻圍上海甚急。時，城初築未固，勢且陷，官民洶洶。兵備僉事任環，統民兵三百，僧兵八十往援。時，賊船泊黃浦者以百計，而自吳淞江南行者不計焉。環追襲之於五里橋。賊敗南奔。環追敗之於習家墳，賊始懼。適浙江都御史王公忬，遣都指揮盧鏜來擊，賊乃解圍而南」³⁵，也可具體見出任環屢屢追擊賊寇的勇氣，以及倭寇畏懼任環而敗逃之窘狀。卡萊爾曾說：「勇氣絕對是有價值的，做人的首要責任就是要克服恐懼……，勇氣和至誠是所有英雄人物的首要特質」³⁶，有光以較多的篇幅書寫任環不畏凶寇、以寡擊眾的過人勇氣，詩中「惟」、「獨」等字眼尤其強調了任環擁有作為一個英雄所需具備的首要特質——「勇氣」。

除了個人的勇氣之外，在描繪任環的戰士英雄形象時，有光還強調了他的謀略與意志力，這是在其他描寫海戰英雄的元明詩中較少見的特質。詩云：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略，笑看東海欲投鞭。(〈頌任公四首〉之一，《別集》卷 10，頁 523)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死，吳門今不數專諸。(〈海上紀事十四首〉之七，《別集》卷 10，頁 523)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駕，歸然海上作金城。(〈頌任公四首〉之四，《別集》卷 10，頁 524)

第一首，詩人以「拍天」巨浪烘托任環的「大略」智謀，並以「笑看」二字加強其對海戰策略的成功自信。來自北方的任環，對於河網縱橫、湖泊甚多的蘇州地區作了實地考察後，卻能意識到水戰的重要性，實屬難能可貴；他規定軍官需通水性，還舉行水戰演習以提高作戰能力，又發動百姓紳商捐款以建船廠，打造 40 艘戰船，還在船尾加建木飛輪，後來在抗倭戰中確實發揮不小的作用。³⁷另二首，直接陳述任公一生「血戰」、「萬死」不顧的堅強意志力，而這份日日提兵、屢屢出戰的意志力，在《明史》本傳中亦有記載：

³⁵ 明·胡宗憲：《籌海圖編》，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五集第 93 冊，卷 6〈直隸倭變紀〉「攻上海縣」條，頁 19。

³⁶ 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Boston: Ginn, 1901), pp. 32, 45.

³⁷ 詳參劉亦實：〈山西的抗倭英雄——任環〉，《文史月刊》10（2004），頁 25。

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幾，賊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敗績。環偕總兵官俞大猷擊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之鶯脰湖，賊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猷擊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蕪之，盡死。論功，廕一子副千戶。母憂，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等皆死，環停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踰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頌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廕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³⁸

從常熟到陸涇壩，從鶯脰湖到馬蹟山，再到新場，東南沿海一帶，多可見到任環奮力擊賊的足跡；在其短短四十年的生命之中，任環所到之處，卻總是帶給人民希望，連童子都知有「任別駕」這號英雄人物，在普羅百姓的心中，任環儼然是一座巍然的「海上金城」。由此可知，除了勇氣與謀略之外，持續征戰、萬死不悔的殺賊意志，也是其所以能成為英雄的重要特質。

由於歸有光「酷好太史公書」³⁹，因而其為文「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⁴⁰，今觀其詩亦然，揚棄其他詩人對英雄勇氣誇飾的書寫手法，而以素樸的文字、簡潔的對比，扼要而鮮明地勾勒出任環兼具勇氣、謀略、意志力的戰士英雄形象，可謂自成一家。

（二）救贖英雄：關愛他人之能力

前文曾引述卡羅·皮爾森之言道：「英雄不僅忍受痛苦，也保持對生命的熱愛、勇氣及關愛他人的能力」，可知一個真正的海戰英雄，除了本身所具備的熱愛生命的活力、作戰的勇氣、謀略與意志力外，還需有一項重要的特質，那便是關愛他人的能力。在書寫抗倭英雄的詩人中，鮮少有人注意到英雄這方面的特質，而有光詩中卻特重任環這種關愛士卒、百姓的英雄特質，詩云：

落日孤城戰尚賒，遙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真肯分甘苦，士卒何人敢戀家。（〈頌

³⁸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205〈任環傳〉，頁 5418。

³⁹ 明·周世昌：《重修崑山縣志》冊 1（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83），卷 6，頁 316。

⁴⁰ 明·王世貞：〈歸有光贊〉，《弇州山人續稿》冊 14（臺北：文海書局，1970），卷 150〈文部·像贊〉，頁 6875。

任公四首〉之三，《別集》卷10，頁523)

成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侯為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溟全勝圖。(〈題
周冕贈任別駕卷〉之一、四，《別集》卷10，頁521)

對士卒而言，任環關懷部屬的起居飲食，肯與他們「分甘苦」，「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激」⁴¹，也因此，士卒們無人「敢戀家」，都願意為任環效死，故「所向有功」。⁴²對百姓而言，任環關懷他們的生命安危，是人民的「保障」，也是人民企盼「蘇」解困苦的希望來源：當賊寇來犯蘇州之時，「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⁴³，「鄉民繞城號。環盡納之，全活數萬計」⁴⁴，本來蘇州知府尚維持擔憂倭寇的前鋒混雜在鄉民中進城，而不打算開啟城門，任環則獨排眾議，認為不能置十六鄉八鎮鄉民於不顧，自願承擔所有責任，知府這才下令開城讓鄉民進城，救活了數萬百姓。⁴⁵任環以百姓為念的仁愛襟懷，還可從明代王翹〈賞火謠〉得到佐證，詩云：

金閭門外賊火赤，萬室齊燒才頃刻。城頭坐擁肉食人，對火銜杯如賞春。城中哭聲接城外，宰獨何心翻痛快。憤兵獨有任公子，夜半巡城淚不止。縋城躍馬出沙河，義師都向湖心死。⁴⁶

詩人以任環的關愛百姓為描寫主體，詩前有序：「吳城六門莫盛于西閭。六月初，賊舉火焚楓橋，達晝夜。時宰坐睥睨間，飲酒顧望，無異平日。時烈風大作，煙焰蔽天，不辨咫尺，哭聲遍城。內外或指城上云：勿啼哭，看城上賞火。吁，有是哉，作〈賞火謠〉」⁴⁷，說明了作者諷刺時宰罔顧民命的作意。當倭寇縱火焚燒千萬房屋

⁴¹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205〈任環傳〉，頁5419。

⁴²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205〈任環傳〉，頁5419。

⁴³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0。

⁴⁴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205〈任環傳〉，頁5419。

⁴⁵ 詳參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卷95，頁726。

⁴⁶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49，頁24。

⁴⁷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卷49，頁24。

和楓橋之際，在城上賞火、漠視城內外百姓性命的時宰與夜半巡城、為民流淚、縋城出戰的任公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歸有光詩筆下的「任侯」，就是這樣一位為百姓「血戰鯨波」、日夜「憂勤」的救贖英雄，使人民免於毀滅或死亡，其關懷他人、以百姓為念的人格特質，正是「士卒」、「義師」願意為之效死的最大原因。

然而，當歸有光以詩歌形式表達對任環英雄事蹟的歌頌時，其所表現的對任環這位英雄人物的認同（identification）心理，即如希格爾所言的：「神話的創造者或群眾在認同英雄之際，等於是在心中搬演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無力或不敢做出來的行為」⁴⁸，也就是說，當有光在歌詠任環的英雄行為時，其心中或許正搬演著自己無力抗倭的遺憾或痛苦。一向關心「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⁴⁹的歸有光，卻六赴鄉試，九上春官，直到嘉靖 44 年（1565）才考取進士（時年已六十）。因此，當嘉靖 33 年（1554）崑山倭寇大作時，他雖亦親身參與抗倭守城之戰，著議論說上呈抗倭之策（如：〈禦倭議〉、〈備倭事略〉、〈論禦倭書〉等），且「陳之當事，多見施行」⁵⁰，但畢竟他僅為一介平民，未能與聞軍務機要，內心仍不免有懷才不遇之憾，於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將此希冀用世的心理投射在對任環的歌頌之中。

四、歸有光詩中戰後百姓的悲歌

元、明以來抗倭的海戰詩，在戰爭結果的表述上，多發為戰士勝利的凱歌；海洋，在戰士視角下，是一個可以征服的對象。然而，有光因其在野文士的身分，又曾身受倭寇的迫害，再加上其家教師承、個性學養所形成的儒者愛民的性格，是以其詩中所揭示的戰後結果多發為人民被剝掠的悲歌，殷切地為受難的民眾發聲，書寫多聚焦於百姓飽受倭寇燒掠與官員徵稅的不幸與苦痛；海洋，在有光看來，具有毀滅的意義，是將百姓帶向死亡的黑暗場域。

⁴⁸ Robert A. Segal, *Introduction in "In Quest of the Hero"*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90), p.xv.

⁴⁹ 明·歸有光：〈家譜記〉，《震川先生集》，卷 17，頁 249。

⁵⁰ 明·孫岱：《歸震川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 75。

（一）倭寇燒掠

明朝建立以後，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間的私人海上貿易活動，只允許保留有限制的官方朝貢貿易。然而，海上貿易是沿海民眾維持生計的重要手段，海禁政策的實行，無異是斷絕了沿海民眾的生計，於是產生了大量的海上走私貿易者。他們和地方富豪階層（鄉紳、官僚）勾結，形成強大勢力；葡萄牙人因為得不到明政府正式貿易的許可，也不得不加入走私貿易；日本的商船則以國內豐富的銀生產為背景與之合流。中國的官員將這些人一概當作倭寇，當浙江省的雙嶼和瀝港作為走私貿易基地而遭致中國官軍的攻擊、毀滅殆盡後，這些走私者就一變而為海盜群了。⁵¹

嘉靖 27 年（1548），浙江巡撫朱紈派遣都指揮盧鏜等突襲雙嶼港，一舉覆滅所謂海賊的老巢，生擒了賊首李光頭、許棟，而徽州鹽商出身的王（本姓汪）直則收集餘黨，重振勢力，把老巢移到金塘山（定海縣西八十里海中）的烈港（瀝港），直到嘉靖 36 年（1557）被胡宗憲擒捕以前，東南海上全由王直獨佔。嘉靖 31 年（1552）時，王直吞併了另一海上走私集團，成為東南沿海的領袖，因向政府請求通商遭拒，遂劫掠浙東沿海，開展了嘉靖時期所謂的禦倭戰爭。嘉靖 33 年（1554）倭寇攻掠崑山，情況危急萬分⁵²，有光不得不攜家帶眷離開安亭，到崑山城內避難，從四月七日到五月廿五日，賊寇「臨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圍城四十五日，方才退去，但沿途仍「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烟火不絕者，……以泄其餘憤」。⁵³有光以其親身的經歷與體驗記錄下這個令人心痛的真實事件，詩云：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椰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團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⁵¹ 參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0），頁 39-43。

⁵² 明·歸有光〈處荒呈子〉：「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以崑山、太倉、嘉定為荒災第一。」《震川先生集·別集》，卷 9，頁 500。

⁵³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 8，頁 118。

大盜睚眦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為戎。生民膏血供豺虎，莫怪夷兵燒海紅。（〈海上紀事十四首〉之一、二、三、四、五，《別集》卷10，頁523）

滄海洪波蹙，蠻夷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甲寅十月紀事二首〉之一，《別集》卷10，頁520）

前三首，詩人就以平鋪直敘的方式，開門見山地道出吳中百姓所蒙受的深重苦難，這種明白如話的行文語氣，透顯出詩人無暇雕飾文字的沉痛心情。首先道出倭警頻發帶給百姓的壓力：連年災荒使得百姓「杼軸其空」（一貧如洗）外，又有從海上乘「椰帆」而來的倭寇加以侵擾。對於手無寸鐵、未曾受過軍事訓練的百姓而言，頻發的倭警，帶給他們極大的精神壓力，明·德勝詩〈海汛詞二首〉之二即云：「羽書南海報猖狂，守泛樓船黑水洋。忽聽倭酋螺四起，教人一夜鬢如霜」⁵⁴，東南沿海人民如同驚弓之鳥，只要倭酋螺聲一起，就足以令人一夜髮白；有光在〈與沈養吾書〉也道出其避倭逃難的倉促流離與驚恐心慌：「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即為走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即攜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⁵⁵

其次點明百姓對官軍無能的無奈心情。當倭寇來擾之時，官軍是人民希望之所繫，百姓們無不「剗羊宰牛具宿酒，日夜祇望官軍來」⁵⁶，卻不料官軍龜縮在城中，只會緊閉城門擂擊戰鼓⁵⁷，「不教一騎出圍城」，只聞其聲不見其影；尤有甚者，當民兵被殺盡之後，「又下民間點壯丁」，竟不斷地抓壯丁以充實兵員或修築城牆，「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⁵⁸，無異是以「生民膏血」供「豺虎」飽食。明·王問〈團

⁵⁴ 清·沈季友撰：《樵李詩繫》，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七集第398冊，卷32〈明·德勝〉，頁12。

⁵⁵ 明·歸有光：〈與沈養吾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5-116。

⁵⁶ 明·王問：〈官軍來〉，收入清·朱彝尊編：《明詩綜》，卷42，頁29。

⁵⁷ 明·王問〈官軍來〉：「城頭戍鼓聲如雷，十城九城門不開。」見清·朱彝尊編：《明詩綜》，卷42，頁29。

⁵⁸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8。

兵行〉對此更有詳細的描述：

銷鑊鑕，鑄刀兵，佃家丁男縣有名。客兵貪悍不可制，糾集鄉勇團結營。寧知縣官不愛惜，疾首相看畏占籍。奔命疲勞期會繁，執戟操場有飢色。星火軍符到里門，結束戎裝蚤出村。將軍令嚴人命賤，一身那論亡與存。保正同盟衛鄉里，何期遠戍吳淞水。極目沙壩白骨堆，向來盡是良家子。⁵⁹

面有飢色的民兵在短暫速成的訓練之後，即被迫出城應敵，其結果自然是全都化成白骨堆！更可惡的是，當民兵被倭寇殺戮殆盡之際，守城的「州官」竟棄城而走，不顧城中的民命。有光在詩中雖未指明其人為誰，但在〈崑山縣倭寇始末書〉一文中卻明白揭發都司梁鳳的腐敗與失職、導致人民流離失所的實情，曰：

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為長城。詎意其貪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該境，遙為聲援，竟爾招搖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梁鳳又復遷延六日，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窮斂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兵真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強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⁶⁰

由於梁鳳的貪懦與遷延，使得要害無守，終致大敗；短短兩月，崑山人民貲聚枯竭，崑山城竟成一座孤城。

最後則是為百姓發出倭寇燒掠之痛的吶喊。有光詩中對於吳中人民遭受倭寇燒殺剽掠的慘狀，以及不得不自保的無奈著墨最深。先是以「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道出這些海盜洗劫百姓、戰火延燒的範圍極廣，由海上一直延燒至陸地，有光身罹其亂，目擊危變，曾於〈崑山縣倭寇始末書〉詳細記下吳中百姓被燒殺剽掠的慘狀：

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⁶¹

⁵⁹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卷42，頁29-30。

⁶⁰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6。

⁶¹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8。

其中又以崑山遭倭寇之犯為最：

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者言之。⁶²

明代孫承恩在詩中亦曾縷述倭寇將其祖屋與積累多年的財產燒成灰燼的心痛與無奈，〈慰侄孫友仁昌祖居宅俱罹寇毀二首〉之一云：

祖屋成灰燼，倭夷很毒情。我聞增慨嘆，汝定淚縱橫。已已無深痛，徐徐可再營。才能年更富，寧患業無成。世事寧非數，人生合有災。幾年勞積累，一日變灰埃。出谷鶯非托，遷巢燕亦猜。但看勤植立，天意有安排。⁶³

目睹自己辛苦多年的資產，一夕間因「倭夷」的「毒情」而化為烏有，怎能不老淚縱橫？倭寇在焚屋掠財以外，尤有甚者，還劫取女色，明·余翔〈貞烈篇為林烈婦作〉云：

我昔遭寇亂，孤城嗟復隍。倭兵猛于虎，士女驅群羊。皎皎林家婦，引袂裂衷腸。玉顏分必死，塵土非我藏。烈氣填胸臆，捐佩水中央。賊徒俱動魄，按劍赫相望。陰精徹河漢，白日天蒼涼。人生駒過隙，含垢辱冠裳。豈不柔繞指，化此百煉剛。吁嗟柯氏女，風與江海長。芙蓉照秋水，歲歲含幽芳。⁶⁴

倭兵猛於虎，使得士女們宛如被其驅趕的羊群，根本無處可躲；而面對倭寇的淫逼，林家婦女抵死不從，以維護一己的貞潔。有光詩中雖未言及倭寇之奸淫婦女，但在〈論禦倭書〉中有言：「自倭奴入寇……虔劉我人民，淫污我婦女」⁶⁵，即已控訴其淫污婦女的滔天罪行，而余翔此詩更可作為佐證與補充，以具體見出倭寇對東南沿海生民所造成的深刻傷害。

接著，有光在詩中還書寫了民眾不得不買舟避難、團聚保鄉的自保行動，以及其仍不幸地橫遭殺戮的悲慘下場。〈海上紀事十四首〉之四、五中，藉由兩個典故形象而精鍊地表現出海盜的驕縱肆恣與數量驚人：以《史記·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受

⁶²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8。

⁶³ 明·孫承恩：《文簡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368冊，卷17，頁17-18。

⁶⁴ 明·余翔：《薛荔園詩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第206冊，卷1，頁27。

⁶⁵ 明·歸有光：〈論禦倭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2。

淮陰市井的「袴下之辱」⁶⁶比喻崑山鄉民之受倭賊的揶揄嘲笑，以《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中「伊川化而為戎」⁶⁷的典故隱喻因海盜充斥而使吳中瞬間變為蠻夷之地。由於「吳民柔脆，且不知兵」⁶⁸，無法抵擋習於征掠的倭寇，千萬黎民猶如豺虎的食物，吳門百姓幾被斬盡殺絕，生民的鮮血染紅了大海，令人不忍卒睹，因此，有光在〈甲寅十月紀事二首〉之一的詩末，以「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等情景交融的詩句描繪了此等慘狀，更以「流淚不堪論」的情語直接陳述其內心莫名的悲痛。

（二）有司催科

除了倭寇劫掠的苦難之外，吳中百姓的悲歌還包含了有司的無情催科。有光詩云：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語，催科且喜一時停。（〈海上紀事十四首〉之八、九，《別集》卷10，頁523）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黃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甲寅十月紀事二首〉之二，《別集》卷10，頁520）

抗倭戰事發生以前，蘇、松二府民生上最大的問題本就是賦重民貧，倭變以來「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東南賦稅半天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⁶⁹，有光詩中以「白龍化為魚」⁷⁰的典故比喻倭難發生時城中使

⁶⁶ 《史記·淮陰侯列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頁1064。

⁶⁷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冊上（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頁393-394。

⁶⁸ 明·歸有光：〈上總制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5。

⁶⁹ 明·歸有光：〈上總制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4。

⁷⁰ 漢·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

君倉皇棄軍、隱藏身分、改裝出城逃逸。使君逃逸，官軍又不敢出城，百姓因而慶幸賦稅的徵收得以暫時停止；其中「笑語」、「且喜」二詞，在反諷中更顯淒涼與無奈。然而，戰時的停止催科畢竟只是暫時的，當倭寇呼嘯而去，百姓的資產被洗劫一空，到處一片「焦土」之後，無情的官吏依然來到門前，意欲強徵賦稅，使百姓益發陷入困境。明·顧應祥〈海寇〉詩亦云：

攻城殺官吏，燎原損稼黍。剽掠辱閭閻，屠僇及乳哺。結巢據險要，呼類益屯聚。承平紈綺習，詎識干戈苦。聞風輒先奔，墮塹等盲瞽。去年携李敗，慘極不忍睹。浮骸滿溝渠，行不通商旅。堂堂會城中，三司列文武。長驅且深入，無人敢撐拄。坐令北關外，一炬成焦土。脅從半吾民，如以翼加虎。元帥乃書生，市兒充行伍。縱有百萬家，竟不能穀弩。見說賊兵來，城門已先杜。十室九逃竄，止遺甑與釜。算緡科兵田，招兵沿門戶。東南財賦區，中病在肺腑。天子怒按劍，新命改督府。彼倭干天憲，凶殘久自沮。會見一掃平，四方盡安堵。⁷¹

詩中全面描寫了倭寇的凶殘、官軍的怯懦、百姓的悲慘與徵稅的殘酷，具體闡釋了造成百姓悲苦的原由，可作為有光詩中書寫百姓悲歌的最佳注腳與補充。

從有光特重百姓悲歌的海戰結果這一書寫特徵來看，可以觀出他眷顧百姓、愛護百姓的儒者存心。⁷²學者龔道明曾針對此點特別指出：

在政治上他（有光）眷顧百姓，對當時東南沿海的倭寇為患，以及對一些奸臣蔽政的憤慨，在他的詩篇中表露無遺。……他雖是在野之身，仍念念不忘人們的幸福和哀痛，究其原因，實和他民胞物與的胸懷有關。一般來說，明代的士風至為浮薄。剛正之氣，開始就由太祖、成祖加以摧殘，繼又沮抑於

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17冊，卷9〈正諫〉，頁96-97。由此可知，「白龍魚服」是天帝寵物白龍化身為魚而遭漁夫射目的故事，後人用以比喻帝王大臣隱瞞身分出行，恐有不測。

⁷¹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卷28，頁13。

⁷² 關於歸有光儒者性格養成的主要原因，學者戴華萱認為有四點，分別為：慈訓師承的潛移默化、心中私淑仰慕的對象、尊長深切的期望，及堅守六經以為法。詳參戴華萱：《崑山歸有光研究——明代地方型文人的初步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頁70-85。

權相閹豎，加上以八股文取士，以致人材失養，學則趨於祿利，仕則括其膏脂，終於造成政蔽國衰。震川講學為文，多痛陳此弊。……震川日後為令長興，為上官沮抑，所遇正是如此。這種訾議時政，出發點是對百姓的關心，也是他民胞物與的體現。⁷³

有光本身亦多次在文章中提及其愛民的政治主張，如〈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云：「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殍仆而不之卹也」⁷⁴；又如〈九縣告示〉云：「為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外毫髮有傷于民乎」。⁷⁵後來，他當了官，也果真具體實踐其主張，一直維持簡政愛民的作風，如其於〈順德府通判廳右記〉所云：「余居邢（順德）之三月，……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簿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懽然自得」⁷⁶，同樣地，這樣的仁愛存心，也具體地反映在其詩海戰結果的書寫中。

五、歸有光詩中戰後的反省批評

崑山縣民，包括有光在內，不但飽受倭寇劫掠迫害的威脅，還要忍受昏官儒將的折磨，那種精神上的痛苦遠非外人所可想見。有光一向關心民生現實與疾苦，平時即想盡各種辦法來改善人民生活，先後著作了《三吳水利錄》、〈馬政議〉、〈處荒呈子〉等，提出許多救災恤民的具體方略；因此「在倭寇為害最烈時，他先後發揮了他的智慧，寫了〈禦倭議〉、〈論禦倭書〉等，倭寇走了之後，又作了〈蠲貸呈子〉，乞蠲貸以全民命」。⁷⁷同樣地，他的海戰詩，也十分重視戰後現實的反省與批評，對於因官員的怯懦無能而導致的抗倭失利予以辛辣的諷刺，對於當局招撫政策的不當

⁷³ 龔道明：《歸有光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頁 19-20。

⁷⁴ 明·歸有光：〈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震川先生集》，卷 10，頁 136。

⁷⁵ 明·歸有光：〈九縣告示〉，《震川先生集·別集》，卷 9，頁 504。

⁷⁶ 明·歸有光：〈順德府通判廳右記〉，《震川先生集》，卷 17，頁 248。

⁷⁷ 呂新昌：《歸震川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61-62。

也直接提出了批評。以下分別加以析論：

（一）官員怯懦無能之諷刺

有光的海戰詩，在戰後的反省方面，首先無情諷刺了本應保護百姓的明朝官員，詩云：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月，城頭忽豎海王旗。
海島蠻夷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怒，勘報瘡痍四十家。（〈海上紀事十四首〉之十、十一、十二，《別集》卷 10，頁 523）

詩人指出明朝官員的兩大問題：一是怯懦怕死。其實崑山城池位置險要難攻，且城中有千甲軍士足以抗敵，然而城民所仰賴的「使君」卻在倭寇突然來襲時，立即因怕死而「遁逃」無踪；有光以諷刺的口吻對使君說：「只要將牀頭的一萬兩黃金送給愛財的海盜，便可保全性命，何必辛苦逃逸呢？」辛辣地斥責了官員的自私怕死與不恤民命。另一是無能怕事。對於倭患所造成的慘重災情，官員深恐君王震怒而不敢據實以報，僅言「四十家」受難，完全無視於千萬個血染大海、已成冤鬼的無辜生命。有光以海潮染血的視覺誇飾及白日仍能聽到冤死者「啾啾」悲鳴的聽覺誇飾，生動且怵目驚心地強調了黎民的悲慘遭遇，也鮮明地對比出倖存官員的怯懦與無能。

關於官員的只知自保、不顧民命的怯懦行徑，有光在文章中亦曾多次提及，其〈備倭事略〉云：「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⁷⁸，又〈論禦倭書〉也揭露了「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⁷⁹的嚴重問題，有光以為，凡此皆非仁者應有的存心。

針對官員怯懦怕事的對治之道，有光於詩中雖未言及，但我們可在他的散文中略知一二：首先，他提出了貫徹軍令、整頓軍紀的建議，〈禦倭議〉云：「宜責成將

⁷⁸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 3，頁 60。

⁷⁹ 明·歸有光：〈論禦倭書〉，《震川先生集》，卷 8，頁 112。

領，嚴令條格，敗賊於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能犯矣」⁸⁰；其次，他還建議要審慎地選將練兵，〈上總制書〉言：「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為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真具有成算？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賞；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為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為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既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鬥，是誠所謂驅群羊而攻猛虎也」⁸¹，惟有慎選有能之將，訓練兵卒知陣法奇正，再加以賞罰分明，方能克敵致勝。這番一針見血、切中時弊的建言，透顯出有光對民生現實的細心關注與用心良苦。

（二）招撫政策不當之批評

有光的海戰詩，在戰後的反省方面，還針對當局的禦倭政策表達其不滿的立場，詩云：

海水茫茫到日東，敵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真堯舜，莫說山東盜已無。（〈海上紀事十四首〉之十三、十四，《別集》卷 10，頁 523）

詩中首先強調敵寇由海上而來，行踪卻飄忽不定，難以捉摸；在明代的蕃夷之害中，實以倭寇之亂最為嚴重，明·王世貞就曾指出倭寇的勇猛凶悍，危害甚鉅：「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無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眾，反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獨起」⁸²，可知倭寇除了勇悍善戰外，其夥同劫掠的徒眾多時高達幾千人，

⁸⁰ 明·歸有光：〈禦倭議〉，《震川先生集》，卷 3，頁 60。

⁸¹ 明·歸有光：〈上總制書〉，《震川先生集》，卷 8，頁 115。

⁸²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冊 8（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卷 80〈倭志〉，

少時也有幾百人，且多與奸商刁民勾結，領頭的人又往往是閩浙人，他們了解地勢人情，善於埋伏，因而常常取勝。因此，面對此等華夷難分、刁鑽難治的敵人，切不可等閒視之，有光在詩中表達對當局招撫倭奴政策的不滿，認為無法根本解決「吳民」的憂患，沿海海盜的威脅依然存在。他這種批評是頗能切中時弊的，例如指揮抗倭的重要人物胡宗憲，就採取剿撫並用的辦法，雖然誘擒王（汪）直成功，但對於平倭的效果卻不甚理想，直之餘黨仍續為禍，《明史紀事本末》即載：「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⁸³，可印證有光反對招撫政策之極具見地。

既然招撫政策不妥，那麼，究竟該如何禦倭？雖然有光於詩中「受限於句式、篇幅、格律」⁸⁴，未能對禦倭之策提出具體建議，但因他曾身受倭寇迫害，且親自參加過崑山的守城之戰，如其〈上總制書〉所云：「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⁸⁵，所以他在多處文章中對禦倭的謀略發表過不少具體而積極性的建議，可作為其詩之補充。大抵而言，禦倭要點在速戰速決，細而言之，可分五方面來看：

1.戰略方面：有光認為需兼重安內與攘外。他指出朝廷只重「安內」政策之不當：「豈以天下之根本在內不在外，故惟慎選撫臣，為安內攘外之長策也」⁸⁶，認為「攘外」需與「安內」並重。因此，在戰略上，對外應以朝鮮制馭日本，或派兵海外征服之：「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纍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⁸⁷；對內則應訓練京軍、修水利以蘇解民困，其〈上總制書〉云：「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

頁 3821。

⁸³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 211 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卷 55，頁 601。

⁸⁴ 張高評：「以詩歌書寫海洋戰爭，受限於句式、篇幅、格律，對於旌旗蔽空，艤艦滿海之海戰場面，敵我雙方聲威、氣勢、謀略、戰術之渲染，較難巧構形似，暢所欲言。」見氏著：〈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5（2008.6），頁 11。

⁸⁵ 明·歸有光：〈上總制書〉，《震川先生集》，卷 8，頁 115。

⁸⁶ 明·歸有光：〈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震川先生集》，卷 29，頁 358。

⁸⁷ 明·歸有光：〈禦倭議〉，《震川先生集》，卷 3，頁 60。

衛雖殘缺之後，尚有十二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日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燭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冤號之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為何耶？」⁸⁸又云：「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冀為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清流既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內亂必作。」⁸⁹由此可知，有光對於攘外與安內的戰略，皆能提出極為具體的方案與建言。

2.戰地政務方面：舉凡蓄積戰力、杜絕埋伏、防賊出入、安撫百姓、慎支官銀等戰備工作，皆在〈崑山縣倭寇始末書〉中有詳細論列。

(1)蓄積戰力—「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

(2)杜絕埋伏—「其周迴近城林木須斬去里許，以絕埋伏。」

(3)防賊出入—「塋塚有礙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為遷葬之費，而十家為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內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孽矣。」

(4)安撫百姓—「至于撫疲民，蠲逋稅，勘荒田，尤時政之大端。」

(5)慎支官銀—「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蓋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為重，而武備為輕；處變則軍旅為重，而財用為輕。況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今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為法受惡之類是也。況既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己，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戶而欲應無窮之臣寇，吾不知所稅駕矣。」⁹⁰

⁸⁸ 明·歸有光：〈上總制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4-115。

⁸⁹ 明·歸有光：〈上總制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5。

⁹⁰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8。

有光認為，如果能在戰前做好上述的準備工作，「則用足兵強，形勢險固，人心堅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橫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必填門塞關，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憤哉？」⁹¹可見得他是成竹在胸的。

3.戰將兵卒方面：有光在〈備倭事略〉中，認為應召募沿海大姓組成伏兵、即：「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⁹²，並且任用懂軍事的官員主決兵事，有言：「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恆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⁹³其中的任同知，即其詩中一再稱美的海戰英雄——任環。

4.戰術方面：有光在對抗海寇的戰術方面尤其費心，大略而言，約有五術。

(1)堅持海戰—主張各省會哨、殲敵海洋不使上岸，〈禦倭議〉云：「如前世慕容皝、陳陵、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⁹⁴，由此，可見有光深具「海權意識」⁹⁵，能意識到「外海」防禦的重要性，而非僅守住內海、海口或內陸即可。

⁹¹ 明·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末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9。

⁹²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1。

⁹³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1。

⁹⁴ 明·歸有光：〈禦倭議〉，《震川先生集》，卷3，頁60。

⁹⁵ 張仁善指出，完整的海權由海洋經濟權益、海洋國防權益和海洋國土權益三部分組成。海洋經濟是海權形成的動力，海洋國土是海權的載體，海洋國防是爭取、控制和保護海權的形式。參氏著：〈近代中國的海權與主權〉，《文史雜誌》4（1990），頁2-4。盧建一更據此從明代水師的創建、發展的狀況來檢視，認為明代中華民族的海權意識已相當明確。例如宋元的水師一般設置在海岸，而明代

(2)設伏襲取—〈備倭事略〉：「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⁹⁶「然所謂設伏為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為表裏而後可也。」⁹⁷

(3)守於城外—〈備倭事略〉：「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⁹⁸

(4)孤弱寇黨—招徠假倭，瓦解海盜勢力，〈備倭事略〉云：「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⁹⁹

(5)速戰速決—〈論禦倭書〉：「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¹⁰⁰

第一道海防線設於海島的水寨，這是重視海洋權益的體現；到了明中後期，海權意識有了進一步發展，胡宗憲等人提出「禦海洋」的主張，水師遂從近海防禦開始向外海延伸。參氏著：〈從東南水師看明清時期海權意識的發展〉，《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2003），頁107-108。歸有光重視「外海」作戰的海權意識與主張，與胡宗憲等人可謂不謀而合。

⁹⁶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0。

⁹⁷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1。

⁹⁸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1。

⁹⁹ 明·歸有光：〈備倭事略〉，《震川先生集》，卷3，頁61。

¹⁰⁰ 明·歸有光：〈論禦倭書〉，《震川先生集》，卷8，頁112。

由上述可見，有光的禦倭策略主要在攘外與安內並重、速戰速決，而尤重交戰前後的戰略籌劃，如：責成將領、訓練軍隊、講究戰備戰術、安撫百姓等。然而，此等禦倭主張與時人相較，是否有其特出之處？學者顧國華、許建中指出，由於有光的家鄉屢遭倭寇侵擾，眼見生靈塗炭，故認為禦倭重在交戰時人人效死，則倭不能犯；至於王世貞、宗臣雖與有光同樣主張「攘外必先安內」，但王世貞因父親王忬以禦倭失當遭嚴嵩冤殺，加之以自己曾在吏部供職而熟知朝廷之腐敗，故謂「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¹⁰¹，認為朝廷的態度才是最大的關鍵所在；而宗臣則因具有吏部任職和親身抗倭的雙重經歷，所以提出「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¹⁰²的主張（「華人」指中國海盜與朝廷中飽私囊的衣冠之盜），自然比歸有光、王世貞的認識更為切實可信！¹⁰³顧、許二學者，能從作者的經歷、動機加以論述比較，所言頗可參考；但顧氏、許氏卻未曾留意：有光也實際參與了抗倭戰事，對於朝廷主其事者只為中飽私囊的自私與無能，在詩、文之中亦多有指責，甚至直指其姓名（前文已述及），因此，有光對於禦倭的認識與主張並不亞於宗臣。可惜的是，有光僅為一在野文士，無法像宗臣一樣可以「請纓枕戈，不暇餐沐」¹⁰⁴，將其具體的戰術實際運用在戰場上以擊退倭寇。

其實，無論有光之策是否真能有效禦倭，單就他以在野之身，仍願苦心籌設委實詳盡的禦倭策略，便可見出他民胞物與的仁厚胸懷；而其海戰詩特出於時人的戰後反省與批評，更為其仗義執言的個性展現，以及經世致用的思想落實。有光幼讀古書時，即對富有節義的事蹟特別感慨流涕，〈與殷徐陸三子書〉曾云：「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歎息，泣下沾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¹⁰⁵；他在〈史稱安隗素行何如〉中還認為「小人得志于天下，非盡小人之罪也，君子亦與有責焉耳矣」¹⁰⁶，

¹⁰¹ 明·王世貞：《倭志》，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332，頁151-152。

¹⁰² 明·宗臣：〈報子與〉，《宗子相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8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5，頁209。

¹⁰³ 參顧國華、許建中：〈論宗臣禦倭散文的史料價值〉，《學術交流》6（2010.6），頁171。

¹⁰⁴ 明·宗臣：〈登平遠臺記〉，《宗子相集》，卷13，頁127。

¹⁰⁵ 明·歸有光：〈與殷徐陸三子書〉，《震川先生集》，卷7，頁98。

¹⁰⁶ 明·歸有光：〈史稱安隗素行何如〉，《震川先生集·別集》，卷1，頁388。

君子若未能發揮道德勇氣以伸張正義，就是助長小人一再地為非作惡、歪曲事實，因此，對於當局不明察有司們在抗倭戰中的怠忽職守，有光遂予以明白的揭發與無情的諷刺。有光治學，向以六經為本，〈家譜記〉嘗自云：「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¹⁰⁷；又於〈送何氏二子序〉謂：「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¹⁰⁸，認為六經不惟可修身，亦可為治國平天下之依憑，是以深通六經此一經世致用之學的有光，落實至日常生活中，遂特重當世利病，其從孫歸起先也說：「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啟先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以及用人之方，御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修族姓之譜，則齎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盡歸於敦睦」¹⁰⁹，有光久試不第，長期生活於吳中，熟悉生民疾苦，舉凡現實生活中之水利、禦倭、賦稅、家族與國運興衰關係等，皆有深入的觀察與建言，明代周世昌稱其文「議論奇特」¹¹⁰，實乃因有光之經世熱忱有以致之。他雖一生大部分時間為在野文士身分，卻能一本儒家的經世精神，關心民瘼，並從百姓的角度發聲，提出具體解決民生問題之道，著實令人感佩。

六、結語

從海戰詩史的發展言，南宋·文天祥首先開創了海戰書寫的主題，表現出以元軍為他者、真實描寫海戰場景、書寫戰敗結果與反省等內涵特徵；到了元代，由於

¹⁰⁷ 明·歸有光：〈家譜記〉，《震川先生集》，卷17，頁249。

¹⁰⁸ 明·歸有光：〈送何氏二子序〉，《震川先生集》，卷9，頁123。

¹⁰⁹ 明·歸有光：〈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收錄於《震川先生集》，頁9-10。

¹¹⁰ 明·周世昌：《重修崑山縣志》冊1，卷6，頁316。

時代背景的轉變，詩中書寫內容亦隨之產生極大的變化，改以倭寇為最主要的他者、較少海戰場景的描繪、多為戰勝的凱歌與抗倭英雄的形塑、對戰後的反省反而少有著墨；與元詩相較，明詩雖仍以倭寇為主要的他者，也多發為勝利的凱歌、少有戰後的反省，但由於武將多能作詩、文人談兵之風盛行，海戰詩作者泰半為抗倭武將（包括領兵文人），或兼與軍務擘畫之文人，因此書寫內容更趨多樣而細膩，除了繼承元詩對抗倭英雄的形塑外，還另有書寫戰士戰前的自信、明軍戰前的軟戰力分析、海戰過程的慘烈、明軍戰後的自得形狀等開拓性的內容。然而，明詩中這些豐富而多樣化的海戰書寫，卻仍聚焦於戰士的戰況、形象與心境，且多偏於告捷凱歌的書寫，因此，歸有光以其在野文士身分與民胞物與的儒者胸懷，從「旁觀」¹¹¹的角度、側重「百姓」苦難的海戰書寫，就顯得獨樹一幟，格外引人注目。有光詩中雖亦有對海戰英雄的形塑，但他更側重其關懷「百姓」的英雄特質書寫；此外，他還以更大的詩篇比例抒發海戰結果中「百姓」遭受海盜燒掠、有司催科的悲歌，以及戰後對官員怯懦無能的諷刺與對當局招撫倭寇政策不當的批評，凡此關注「百姓」的書寫視角，大大突破了傳統海戰詩側重戰士的書寫視角，對於我們觀察明代海戰詩學上具有極重要的參考與補充價值。同時，因他曾身受倭寇迫害，且親自參加過崑山的守城之戰，所以他在多處古文中對禦倭的戰略發表過不少具體而積極性的建議，並力主攘外與安內並重，速戰速決為上，可作為其海戰詩之補充，亦可見出其關懷「百姓」的用心。

再從歸有光思想情意的反映言，由於他的海戰詩書寫多方面地投射出他內在的深層心理，遂成為我們探索他心靈世界的另一極佳取徑。「海洋」，在戰士的書寫視角下，是一可以征服的對象；但在有光百姓的書寫視角中，卻具有毀滅的意義，是一將百姓帶向死亡的黑暗場域。他藉由歌詠任環具勇氣、謀略、意志力的戰士英雄形象與關愛士卒、百姓的救贖英雄形象，在認同其英雄行為中投射了一己懷才不遇、無力抗倭的遺憾與痛苦；他特重百姓悲歌的海戰結果書寫，反映出詩人處處以生民

¹¹¹ 歸有光在詩中並未以倭患直接受害者的身份，記敘其不幸的遭遇，而是採取「旁觀」的角度，作客觀記敘，但仍心懷悲憤之情。參王英志：〈壯志殲賊寇 正氣薄雲天——明嘉靖抗倭詩一瞥〉，《文學遺產》5（1995），頁8。

為念的儒者存心；而其特出於時人的戰後反省與批評時政，更是他以六經為本、經世致用思想之落實，錢謙益曾謂有光：「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¹¹²，而其所以能不同於「流俗」的主因，就在於他內在所蘊含之深刻的民族感情與憂患意識。有光此等本著古仁人之心關懷民瘼的儒家精神與偉大靈魂，在倭寇海盜為患正熾的明代亂世中，透過了他詩作的海戰書寫，散發出無比耀眼的光芒。

¹¹²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冊（臺北：世界書局，1961），冊上，頁559。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依時代先後排序）

漢·劉向：《說苑》，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 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宋·蘇軾撰，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宋·文天祥：《指南後錄》，《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

元·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第 1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元·納新：《金臺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第 1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元·吳澄：《吳文正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 3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元·張憲：《玉筍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初集第 226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明·宋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97。

明·俞大猷撰，廖淵泉、張吉昌整理點校：《正氣堂全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 明·歸有光：《震川先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明·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 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明·胡宗憲：《籌海圖編》，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五集第 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明·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明·宗臣：《宗子相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書局，1970。
- 明・王世貞：《倭志》，收入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2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莊嚴文化出版社，1996。
- 明・余翔：《薛荔園詩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八集第2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 明・周世昌：《重修崑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公司，1983。
- 明・孫承恩：《文簡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3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 * 明・孫岱：《歸震川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61。
-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收入《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211冊，臺北：世界書局，1988。
- 清・朱彝尊編：《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62。
- 清・清聖祖：《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
- 清・沈季友：《樵李詩繫》，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七集第3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二、近人論著

- 王英志：〈壯志殲賊寇 正氣薄雲天——明嘉靖抗倭詩一瞥〉，《文學遺產》5（1995），頁7-15。
- 朱雙一：《閩臺文學的文化親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 呂新昌：《歸震川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張仁善：〈近代中國的海權與主權〉，《文史雜誌》4（1990），頁2-4。
- * 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 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文學〉，《臺灣學研究》5

(2008.6)，頁 1-15。

張慧瓊：〈論唐順之的邊防詩〉，《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2011.12），頁 46-48。

馮玉榮：〈晚明幾社文人論兵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2004），頁 155-16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廖肇亨：〈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2008.3），頁 41-71。

* 廖肇亨：〈浪裏挑燈看劍：中國海戰詩學之書寫特質與價值信念初探〉，收入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中國文學研究》第 11 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頁 285-314。

* 廖肇亨：〈詩法即其兵法：明代中後期武將詩學義蘊探詮〉，《明代研究》16（2011.6），頁 29-56。

趙園：〈談兵〉，《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79-161。

劉亦實：〈山西的抗倭英雄——任環〉，《文史月刊》10（2004），頁 24-26。

* 樊樹志：〈「倭寇」新論——以「嘉靖大倭寇」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2000），頁 37-46。

盧建一：〈從東南水師看明清時期海權意識的發展〉，《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2003），頁 107-113。

戴華萱：《崑山歸有光研究——明代地方型文人的初步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

顧國華、許建中：〈論宗臣禦倭散文的史料價值〉，《學術交流》6（2010.6），頁 168-172。

龔道明：《歸有光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

〔美〕卡蘿·皮爾森著，徐慎恕、龔卓軍、朱侃如譯：《內在英雄》，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2000。

〔美〕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臺北：立緒文化公司，1997。

Eric Bentley, *The Cult of the Superman: A Study of the Idea of Heroism*. Gloucester, Mass.: Peter Smith, 1969.

Robert A. Segal, *In Quest of the Hero*.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90.

Thomas Carlyle,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Boston: Ginn, 1901.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ao-ping. “*Haiyang Shifu yu Haiyang Xingge—Mingmo Qingchu zhi Taiwan Wenxue*.” (Poems of Ocean and Marine Literature: Citing Taiwan Literatures from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5(2008): 1-15.
- Fan Shuzhi. “‘*Wokou*’ *Xinlun* — yi ‘*Jiajing Da Wokou*’ wei Zhongxin.” (A Review of the ‘Japanese Pirates’ - With Focus on ‘the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Jiajing Period’). *Journal of Fud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1(2000): 37-46.
- [Qing] Gu Yingtai. *Mingshi Jishi Benmo* (Entire Historical Events of Ming Dynasty). Taipei: The World Book Co., 1988.
- [Ming] Gui Youguang. *Zhenchuan Xiansheng Ji* (Corpus of Sir Zhenchua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5.
- Liao Chao-heng. “*Langli Tiaodeng Kanjian: Zhongguo Haizhan Shixue zhi Shuxie Tezhi yu Jiazhi Xinnian Chutan*.” (Watching a Sword in Lighting over the Sea: A Research for the Writing Characters and the Values as well as the Convictions of Chinese Sea-War Poems).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11. Shanghai: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of Fudan University. (2008): 285-314.
- Liao Chao-heng. “*Shifa Jiqi Bingfa: Mingdai Zhonghouqi Wujiang Shixue Yiyun Tanquan*.” (The Art of Poetry be Equal to the Art of War: A Study of Military Officers’ Poetry during the Later Half of Ming Period). *Ming Studies* 16(2011): 29-56.
- Lü Shinchang. *Gui Zhenchuan Pingzhuan* (Critical Biography on Gui Zhenchuan).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 [Ming] Sun Dai. *Gui Zhenchuan Xiansheng Nianpu* (Chronicle of Sir Gui Zhenchuan).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9.
- [Qing] Zhang Tingyu. *Mingshi*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Taipei: Ting-wen, 1994.
- Zhang Zhejun. *Zhongguo Gudai Wenxuezhong de Riben Xingxiang Yanjiu* (The Images of Japanese Study i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